

泊头苏克：参与指挥“奇袭白虎团”

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范凤驰 董书明 李国荣



苏克指挥作战有勇有谋

20世纪60年代，以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杨育才带领尖刀班深入敌后，出奇制胜歼灭“白虎团”团部的事迹为素材创作的京剧现代戏《奇袭白虎团》风靡全国，成为永不磨灭的一代经典。实际上，后来据参加过那场战斗的老兵们回忆，战斗过程远比影视剧要惊险曲折得多。

泊头文史爱好者下乡寻访中得知，参与指挥“奇袭白虎团”战斗的苏克是泊头西辛店乡常村人。

在泊头革命史上，苏克也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——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是献县第六区区委书记；抗美援朝，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“奇袭白虎团”战斗；他逝世前，嘱咐家人，死后把政府给的抚恤金全部捐给老家西辛店乡。

他的故事，至今仍在家乡传颂。

书香门第 走出英勇爱国青年

吕保国是苏克的族侄，他说，苏克原名吕化同，1920年出生在泊头市西辛店乡常村。

苏克的父亲吕泽显是一位勤劳的庄稼人，母亲苏氏是交河城一财主家的闺女，通情达理。吕家在村里人多户大，日子过得富裕安稳。吕泽显上过私塾，又爱读明清小说，是附近有名的文化人。他让3个儿子都到私塾里读书，接受教育。苏克学习勤奋，很小就能写出简短的文章。
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日军一路南下，同年9月底占领了泊镇。次年3月，占领了交河县城、富庄驿等地。接着，对交河县西部开始了残酷的扫荡。

与此同时，由爱国青年组织的“抗日救国联合动员会”成立。受他们的影响，19岁的苏克开始参加抗日活动。

1939年1月，交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，并组建了抗日大队和各区小队。苏克此时已经结婚，在父亲的支持下，参加了县大队的工作。不久，他和黄立荣一起到六区组建了抗日小队。

“为了家人不受侵扰，他将名字吕化同改为苏克。‘苏’是母亲的姓，‘克’是战胜的意思。苏克身材高大，相貌堂堂。”吕保国说。

那些年，苏克在四营、西交河一带宣传抗日救国思想，召开群众大会，痛斥日本侵略军的罪行。很快发展了20多人参加区小队，他任书记，黄立荣任队长。

苏克动员外村的热血青年参加抗日，还把本村十几个乡邻同伴也拉进队伍。在苏克的感召下，区小队的抗日队伍不断壮大。

深得民心 百姓为掩护他牺牲

1942年冬，苏克回到献交县。在一次战斗中负伤，住到了火把张村张树荣家养伤。

虽然做足了保密工作，但时间一长，消息还是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。

一天黄昏，8名荷枪实弹的日伪军牵着一只狗朝张树荣家奔来。听到敲门声夹杂着吆喝声、狗叫声，苏克顿感情况不妙，迅速整理好文件钻进了地道。张树荣一边掩盖地道口，一边叫老伴儿去开门。刚走到门口，门已经被敌人撞开，日伪军闯进了院子。他们举起刺刀对准张树荣老两口，呵斥着让他们交出苏克。眼看老两口闭口不言，日伪军松开狗绳，狼狗吼叫着朝两位老人扑去，衣服被狗撕烂，腿上、胸前、背上也都是伤，鲜血直流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也没有出卖苏克。

敌人到屋里搜寻无果，气急败坏地走了。临走，残忍地将张树荣杀害。

过了许久，苏克走出地道。他扑倒在张树荣跟前，抱着老人失声痛哭……随后，他和乡亲们含着悲愤埋葬了张树荣，为他老伴儿治好了伤。从此，苏克认张树荣的老伴儿为“干娘”，尽人子之孝。

1945年9月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，上级指示，从各县游击大队中抽调作战勇敢的战士到河间整训，然后编入野战部队。苏克带领献交县抗日游击大队的200多人，离开家乡参加整训，并被编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68军某部，走上了解放全中国的战场。

赴朝作战 提出“奇袭白虎团”作战方案

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。苏克作为68军203师607团政委，首批入朝。

1953年7月13日，为了逼迫敌人在“停战协议书”上签字，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在金城打响。203师的任务是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，以一个营插入敌人纵深，抢占有利地形，阻止并歼灭敌人。

203师的对面是南朝鲜“首都师”第一团，即白虎团。607团要与609团协同突破敌人前沿阵地，然后向敌人纵深进攻。

战斗的难点是穿插营如何插入敌

人纵深。为了保证穿插营作战，师部决定派小股侦察人员化装潜入敌人“心脏”——白虎团团部，打乱敌人指挥系统，保证穿插营顺利穿插到位。

穿插营由609团2营担任，化装班由607团的侦察排选派。此时，607团政委正是苏克。接到任务后，他与侦察股长亲自研究化装班的人员配备。起初，苏克打算在全排甚至更大范围内挑选最强骨干组成一个班，但侦察股长认为，临时组建的队伍在战斗中未必协同得好，建议以建制班充当。苏克采纳了侦察股长的建议，决定化装班由侦察排一班担任。在由谁率领化装班的问题上，苏克请示了上级领导，最后决定由副排长杨育才率领化装班执行此次任务。

化装班组成后，苏克到化装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，讲这次任务对于整个战役的意义。

然后，又组织化装班在敌人阵地前进行侦察，反复熟悉地形。在苏克的指挥下，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。

苏克和侦察股的领导与化装班全体战士，反复研究作战方案，设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，并考虑了相应的解决办法，保证万无一失。

7月13日，化装班进入前沿阵地集结待命，14日，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率领化装班10多名战士奉命出发。几个小时后，战斗结束，敌人“白虎团”指挥机构被彻底捣毁。

奇袭成功 32岁名扬部队

68军203师作战科长康海多年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“奇袭白虎团”战斗过程远比后来戏曲描述得惊险曲折。他还说：“正面强攻不行，所以就有了化装奇袭的想法。最早提出这个作战方案的是203师607团政委苏克。”

泊头文史爱好者也在网上搜集到相关资料，资料显示，在203师一次党委会上，607团政委苏克提出了这个大胆的方案——组建一支小分队，化装成敌军，直捣白虎团的团部。

“白虎团的驻地在金城最前线，他们修筑了碉堡和机枪火炮工事。如果贸然进攻，拿炮火攻击，反而容易失败。所以，就有了化装奇袭的想法。最早提出这个作战方案的就是苏克。一开始，大家也觉得靠十几个身穿敌军重兵防守的区域不可思议，大多数指挥员对这个风险极大的奇招没有把握，但是师长最终决定执行这一计划，将化装袭击的任务交给了607团侦察排。”泊头文史爱好者说。

奇袭白虎团取得胜利，32岁的苏克名字传遍了整个志愿军部队。

在族侄吕保国看来，叔叔苏克不仅作战有勇有谋，为人还十分低调谦逊。

“1991年清明节，71岁的苏克和张树荣的儿子张洪连一起来到张树荣的坟前鞠躬致敬，因为救过他一命，叔叔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吕保国说，1999年苏克逝世，生前曾嘱咐家人，把政府发放的抚恤金捐给老家西辛店乡，作公益事业用。这一切，都凸显着苏克的高尚品德。

红色记忆

我家住在运河边

“母亲为我留下一座精神宝库”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几天前，一篇名为《母亲与大运河》的文章在微信上引发众人关注。文章感人至深，它的作者是66岁的退休干部卢竞芳。

她从小听着母亲讲运河的故事长大。不知多少个夜晚，她依偎在母亲身旁，听母亲讲儿时运河边的游戏，讲元宵节的花会、中元节的河灯、小南门的繁华，还有沧州的名人轶事……那些鲜活的故事是母亲的童年经历，也让卢竞芳对运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。

—

卢竞芳说，母亲刘玉身1922年出生在大运河边一户经商家，家里靠做杂货生意盛极一时。老宅门前就是个杂货码头，每到泊船之日，帆樯如云，十分热闹。

“那时，虽然已经有了火车，但津浦铁路是单轨，运河仍是主要运输通道。从天津运来的‘洋货’——百货杂物、日用品和布匹等，都从这里上岸，再运往城乡各地。本地的土特产品，如鸭梨、小枣，从这里上船运往天津，行销各地。”她说，家里曾有一处大院子，专门用来把从周围乡村收来的枣晾晒、分拣、装箱。

那些久住运河边上的人家，清晨尚未起床，听到船工号子就知道是哪条漕船起锚行驶了。傍晚，听到号子响，就知道哪条船抛锚泊岸。

大运河畔曾是多少沧州人童年的乐园，只要不是漕船停泊之日，孩子们就会跑到河坡边嬉戏。经过多年的冲刷淤积，运河土质各层之间都有不同的变化。常在河边玩耍的人，只要用手一摸，就能摸出哪是沙土层哪是胶质土。摸到胶质土，就挖一块胶泥，找一块石板或硬平地，用手摔打、揉捏，捏出形态各异的房子、人物和物品，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。

卢竞芳说，现在的新华桥头曾是白家口渡口，母亲曾在这附近的红十字会学校上学。她们每天上学从不走大路，涨水时走河岸，水浅时走河坡，顺手折一柳枝边走边拍打着水面。到了冬季就盼望早日结冰，严寒时节河上冰冻三尺，那是求之不得的黄金时间。每天上学时，只要避开家长的视线，一出门径直跑下河坡在冰上滑行，把算盘反过来放在冰上当车滑，互相追逐游戏，摔倒爬起，寒风刺骨也不当回事。

“母亲小时候最爱坐在门前大柳树下数来往的船帆，然后记下每条船的特殊标记，看五颜六色的货物，听南来北往的口音。”她说。

二

在卢竞芳母亲的回忆里，运河烟火气弥漫、充满乐趣。

曾经的小南门一带，是沧州最繁华的地段。小南门外文庙门前有个晓市，类似于今天的早市。每天破晓，市上人已满，卖菜的、卖肉的吆喝声不断。晓市往南就是“大集”，别的地方都是五天一集，唯独沧州天天都是集，所以有一句话叫“没不了的沧州集”。过了文庙，小学对面是“官书局”，那里

是一处文化阵地。沿牛市街往西，与锅市街并行可通到运河畔。牛市街最西头叫江岔子，步步向下，就是菜市口大渡口。沿着河畔向北叫作西河沿，沧州街上几家大商号都设在这条街上。

卢竞芳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关于运河边民俗的讲述。

“凿冰是沧州人消暑解暑的‘神器’，但那时没有造冰机器，只有等到运河冰冻三尺时，人工用凿子凿，每次凿下一尺多厚两尺见方的一块，再横凿使之与下层冰脱离。就这样一块一块运往冰窖储存起来。母亲说，冰窖在白家口东岸不足百米处，也就是缸市街北头。只需几十米方圆的一块土地，下挖一人深，周围再筑起半人高的土墙，上面覆木料梁檩，再盖上厚厚一层柴草，抹上一层泥就成了。在侧面留下仅容一人出入的小门，再将门口封严。只等明年夏天，开窖卖冰。”她说。

凿冰、放河灯、城隍出巡、小南门的繁华、运河边甜脆香浓的瓜果……这些烙在母亲记忆里的运河故事，深深影响着卢竞芳。

三

卢竞芳的母亲一生坎坷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全家人南逃，辗转多地求学、生活，但她始终没有忘记家门口的这条河。运河往事，也成了她对儿女们说的最多的故事。

1973年，一家人迁回沧州。2003年春，刘玉身患上脑血栓，情绪变得十分低落。为了帮她调整情绪，儿女们提议让她把了解的关于运河、关于沧州的故事写下来。

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管用，写着写着，刘玉身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。她先后写下《大运河忆旧》《漫话老沧州》《再忆大运河》等多篇回忆沧州的文章，在报刊上发表。还因此结交了一批老年文友，彼此经常通过电话、书信讨论交流。年过八旬的羸弱之躯又一次焕发了生机。

后来，在纪晓岚研究会的帮助下，刘玉身30多万字的文稿被编辑成《晚晴集》一书出版，颇受读者喜爱。

“是大运河滋养了母亲，给了她灵感，也给了她坚韧、豁达和乐观的性格。”卢竞芳常常感慨，对于母亲那一代老沧州人来说，运河就是她们生活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是她们生命的起点和归宿，大运河给了她们不竭的精神财富。

而对于卢竞芳来说，运河就是母亲，她已经把母亲融化在那些故事中，每次看到运河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。想起母亲的时候，也总会想起那些发生在运河边上的故事，想起一代代沧州人的乐观豪爽、坚忍不拔和淳朴善良。

刘玉身已经离世多年，但她讲过的运河故事，依然被人们传颂，她留下的文字依然受读者喜爱。

去年9月运河通航，卢竞芳泛舟河上，就像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，听着淙淙的水声，母亲讲过的故事一幕一幕在她眼前闪过。她也在心底说：“妈妈，您家门前的大运河又能行船了。”

解放沧州后，他拍下平生第一张照片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

繁华的沧州商城商圈里，有一处幽静的小院，午后，94岁的王玉贵老人常坐在躺椅上晒太阳。

他是目前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参加过青沧战役的老战士之一。当年，他还是个18岁的小战士。

在他卧室一进门的橱柜上，摆着一张老人年轻时的照片。

“1947年6月15日沧州解放后，我特意进城在一家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。这也是我

这辈子拍的第一张照片。”他说。

照片上，王玉贵一张娃娃脸，穿着军装、戴着军帽，还是个稚嫩的“娃娃兵”。

青沧战役中，王玉贵参加了解放捷地、解放沧州城两次战斗。老人回忆，沧县解放前，他和战友们从捷地以南、铁路以东、七里淀以西、南至南皮一带4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，三天两头和敌人交战。那时敌人常到各村杀人抢东西，有很多村庄的干部群众被杀

害。为了打击敌人，他们常常神出鬼没，和敌人捉迷藏，有时和部队联系好，搞得敌人疲惫不堪，时有伤亡。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出来伤害老百姓了。

沧州解放后，王玉贵跟随部队进城。他非常兴奋，来到文昌街上的一家照相馆，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。

老照片



日前，大元集团开展了2023年志愿者无偿献血活动，共有173人参加，100人血液达标，累计献血量达26800毫升。

献血队伍中，既有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、团员、干部，也有大元集团骨干青年军。大家纷纷表示，无偿献血不仅是传递一份爱心，也是应尽的社会责任。今后将继续参加献血活动，增强社会责任感，弘扬奉献精神。

臧佳琪 摄